

识解理论视域下《红楼梦》中贾宝玉服饰文化词英译对比研究

阮先玉 马思洁

西南石油大学 外国语学院, 中国·四川 成都 610500

摘要: 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中的服饰文化词是蕴含深厚文化内涵的视觉符号, 将其准确英译有助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本研究以认知语言学的识解理论为指导, 从详略度、聚焦、突显、视角四个维度对比分析《红楼梦》中贾宝玉服饰文化词杨宪益、霍克斯译本的识解方式。研究发现, 两译本在聚焦和视角维度表现出显著分化: 杨译本以源语视角为主导, 严谨对应原文背景范围, 追求原文服饰文化意象的准确传递; 霍译本则立足于译入语视角, 通过频繁的背景扩展与显化重构易于理解的视觉意象。而在突显与详略度维度, 两译本表现出认知趋同: 两位译者均将“用料”与“工艺”作为全句的认知图形进行突显, 且都选择了高、中详略度的表达, 尽可能还原原文服饰细节。

关键词: 识解理论; 《红楼梦》; 服饰文化词; 英译研究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of Jia Baoyu's Clothing Words in *Hong Lou Me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strual Theory

Ruan Xianyu, Ma Sijie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Southwest Petroleum University, China Sichuan Chengdu 610500

Abstract: Clothing words in the Chinese classic *Hong Lou Meng* serve as prominent visual symbols embedded with profound cultural connotations and character identities. Thus, their translation is pivotal for the global dissemin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Guided by the construal theory, this study conducts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construal modes employed by Yang Xianyi and David Hawkes in the translation of Jia Baoyu's clothing words across four dimensions: specificity, focusing, salience, and perspective. The results reveal a significant divergence between the two translations in the dimensions of Focusing and Perspective: Yang, dominated by the source-language perspective, maintains strict adherence to the original contextual scope via foreignization to preserve the authenticity of the cultural imagery. Hawkes, by contrast, privileges the target-language perspective, deploying domestication through strategic background expansion and explication to reconstruct more accessible visual images for Western readers. Meanwhile, cognitive convergence emerges in the dimensions of Salience and Specificity: both translators highlight "materials" and "craftsmanship" as the cognitive figures against the textual ground, and both favor high and medium specificity to meticulously reconstruct the clothing details.

Keywords: Construal theory; *Hong Lou Meng*; Clothing words; English translation study

0 引言

服饰在《红楼梦》中大量出现, 是塑造人物性格、彰显身份地位的独特文化元素。书中服饰词多以复杂短语形式呈现, 蕴含服饰色彩、用料、工艺、形制等文化内涵。目前学界对《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的关注有限, 现有研究多聚焦于文化语境、生态翻译学等宏观视角, 较少从微观认知层面切入, 揭示译者在理解与重构服饰文化时的认知机制。识解理论作为认知语言学的核心理论之一, 由

Langacker 提出, 强调语言使用者可通过不同的认知维度对同一客观事物进行编码与表征, 为服饰文化翻译研究提供了认知视角。鉴于此, 本研究以识解理论为基础框架, 选取《红楼梦》两个最具影响力的英译本——霍克斯 (David Hawkes) 的 *The Story of the Stone* 与杨宪益、戴乃迭的 *A Dream of Red Mansions*, 聚焦于《红楼梦》中服饰描写最为详尽的主要人物——贾宝玉, 系统收集其 67 项服饰文化词及杨、霍英译, 对比分析两译本在四个维度上的识解方

式及英译策略。

1 《红楼梦》服饰文化词英译研究现状

目前学界对《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的研究相对较少，早期研究多关注翻译技巧与翻译的有效途径，史晓翠、刘洪泉（2007）总结了《红楼梦》中服饰颜色词翻译的翻译技巧。钱纪芳（2008）探讨了对服饰款式、色彩、材料及品牌的翻译。沈炜艳（2009）以大量的服饰文化词条、段落及译本案例为核心语料，旨在探寻服饰文化翻译的技巧、方法与有效路径；并于 2011 年出版了专著《红楼梦服饰文化翻译研究》。张慧琴、徐珺（2014）聚焦于王熙凤的服饰描写，从文化语境视阈出发探讨了女性服饰的英译策略。近期研究多从宏观视域展开，如顺应论、生态翻译学理论、符号学理论等，缺乏基于认知语言学理论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因此，本研究从认知知识解理论视角出发，探究两译本在服饰文化词的识解方式及英译策略上存在何种特征。

2 识解理论与翻译

识解理论（Construal Theory），由兰盖克（Langacker）在认知语法中系统阐述，指说话者对同一情景采用不同方式概念化加工的能力。（王寅，2006）早期，Langacker 将其划分为辖域、背景、详略度、凸显和视角五个维度，由于辖域与背景在内涵上高度重叠，且该五维分类体系的理论边界不够清晰，识解维度被进一步修订为详略度（Specificity）、聚焦（Focusing）、突显（Prominence）和视角（Perspective），构成了经典四维识解模型。简言之，

在观察某一场景时，我们实际看到什么，取决于我们观察的仔细程度，选取什么作为观察对象，注意力集中在哪些成分上，以及选取什么作为观察的出发点（Langacker, 2008）。

认知知识解可用于观察不同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认知差异，能够为翻译过程中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提供统一的解释（卢卫中，2022）。将识解理论运用到《红楼梦》服饰文化词的翻译研究，为解释译者翻译操作的本质差异提供了科学的分析工具。

3 贾宝玉服饰文化词及其英译识解维度对比分析

3.1 服饰文化词的界定

《红楼梦》中，服饰描写常以复杂短语形式呈现，深度融合了色彩、用料、工艺、形制等多维度的文化信息。本研究将这类蕴含丰富文化内涵的服饰词界定为“服饰文化词”。如“二色金百蝶穿花大红箭袖”等。基于《红楼梦》120 回全本的统计，书中人物贾宝玉的服饰描写最为详尽，本研究筛选出 67 项贾宝玉的服饰文化词作为研究对象。

3.2 服饰文化词英译识解维度对比分析

本研究首先为四个维度制定了明确的判定标准，见表 1。

3.2.1 详略度维度的对比分析

详略度（Specificity）指对事物或情景描述的精细或具体程度，又称精度或解析度。在翻译中，详略度反映了译

表 1 识解维度判定标准

维度	认知定义	判定标准	判定指标
详略度	对同一情景描述的精细与详尽程度	基于原文“核心信息点（材质、色彩、工艺、形制）”的译文保留率	高（保留率≥80%）：完整保留原文信； 中（保留率50%-79%）：保留核心信息，省略次要信息； 低（保留率<50%）：核心信息缺失，高度泛化
聚焦	对概念内容的选择、语言表达和分配方式	译者对目标语读者认知基底的调适	背景扩展：增补解释性或描述性信； 背景缩减：删减部分重合、冗余的背景信； 无变化：严谨对应原文信息辖域
突显	描写情景时的注意力分配	译文在句法结构（主语位置、修饰语先后顺序）上优先强调的服饰特征	色彩、用料、工艺、形制的侧重
视角	观察者与被观察事体之间的相对关系与切入角度	译者是从源语文化还是译入语文化出发	源语视角：异化，保留源语文化； 译入语视角：归化为目标语文化

注：详略度维度的分析中，本研究基于 Langacker 的精细化连续统相关理论，在方法论层面上采用 Krippendorff 的三分法编码原则，创建了基于“核心语义特征保留率”的三级评定模型。为确保识解维度标注的客观性，本研究邀请了两位英语专业研究生对 67 项词条进行背对背标注，且标注过程的分歧由两人集体讨论或第三方裁决解决，最终得到各维度的频次分布数据如下。

者对原文细节的还原程度。两译本具体数据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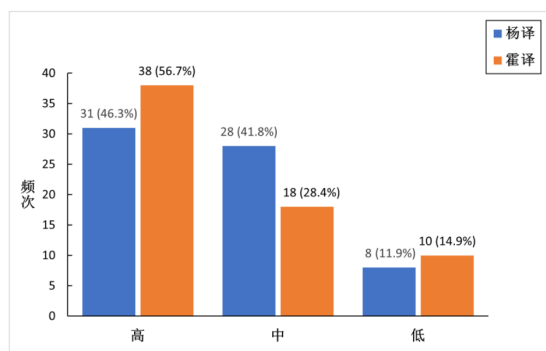


图 1 详略度维度杨、霍译本识解操作对比

(注: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两译本在详略度维度无显著差异, $P > 0.05$)

由上述数据可知, 两译本在详略度的选择上无显著差异: 杨、霍两译本整体上均倾向于选择高、中详略度的表达。

例 1: 宝玉此时欢喜非常, 忙唤起人来, 盥漱已毕, 只穿一件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红楼梦》49 回)

杨译: In high delight he called for someone to help him with his toilet. Wearing just his purple velvet gown lined with fox-fur...

霍译: Overjoyed to find that he had been wrong, he at once began shouting for his maids, and as soon as he had finished washing and dressed himself in an aubergine-coloured gown lined with fox...

从识解的详略度维度分析, “茄色哆罗呢狐皮袄子”激活了四个核心语义信息点: 色彩 (①茄色), 用料 (②哆罗呢、③狐皮), 形制 (④袄)。杨译为 “purple velvet gown lined with fox-fur”, 信息点保留率为 75%, 属于中详略度。杨译本将 “哆罗呢” 泛化为 “velvet” (丝绒, 天鹅绒), 未传达出原文 “哆罗呢” 特有的呢料质感, 这种以粗颗粒度替代细颗粒度的操作, 属于认知语法中的范畴泛化。霍译为 “aubergine-coloured gown lined with fox”, 信息点保留率为 75%, 也属于中详略度。霍克斯通过细颗粒度的色彩描述 “aubergine-coloured” (茄紫色) 精准传达原文服饰的色彩 (茄色), 比杨译的通用词 purple 更精准地对齐了源语的视觉图式。但在用料上, 霍译却直接省略了 “哆罗呢” 这一核心材质。

3.2.2 聚焦维度的对比分析

聚焦 (Focusing) 包括两部分: 为语言特征而进行的概念内容的选择和为概念内容选择所描述的区域, 二者的关系可以概述为 “前景” 与 “背景” 的关系。杨、霍两译

本具体识解操作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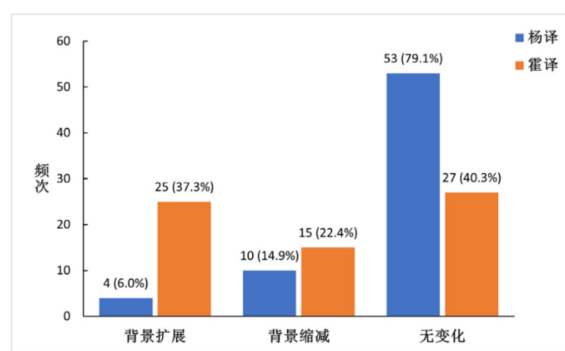


图 2 聚焦维度杨、霍译本识解操作对比

(注: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两译本在详略度维度存在极显著差异, $P < 0.001$)

由图 2 可以看出, 两译本在聚焦维度呈现出显著差异: 杨译本以 “无变化” 为主; 霍译本在背景扩展和背景缩减上的频次均高于杨译本。

例 2: 忽见丫鬟话未报完, 已进来了一位年轻的公子: 头上戴着束发紫金冠, 齐眉勒着二龙抢珠金抹额。(《红楼梦》3 回)

杨译: Even as the maid announced him, in he walked. He had on a golden coronet studded with jewels and a golden chaplet in the form of two dragons fighting for a pearl.

霍译: The young gentleman who entered in answer to her unspoken question had a small jewel-encrusted gold coronet on the top of his head and a golden headband low down over his brow in the form of two dragons playing with a large pearl.

从聚焦维度分析, 两位译者在认知背景的调节上展现出不同的识解方式。杨采用 “背景无变化” 识解, 将 “束发嵌宝紫金冠” 译为 “a golden coronet studded with jewel”, “golden coronet” 和 “studded with jewel” 严谨对应原文的形制 (紫金冠) 与工艺 (嵌宝) 信息; 将 “二龙抢珠金抹额” 译为 “a golden chaplet in the form of two dragons fighting for a pearl”, 十分尊重源语文本, 追求在表层形式上与源语的聚焦点保持一致, 通过 “chaplet” 一词传递 “抹额” 的概念。而霍译则表现出鲜明的背景调整特征。“紫金冠” “抹额” 是中国特有的服饰意象, 西方读者缺乏对应的背景知识。因此, 霍通过添加空间方位语 “on the top of his head” 和 “low down over his brow”, 将原文隐含的位置背景信息显化, 这一识解操作成功将高度异质的文化意象转化为目标语读者可直接感知的具体视觉图像, 降低了目标语读者的认知努力。

3.2.3 突显维度的对比分析

突显 (Salience) 指由语言结构所呈现出的诸多不对称现象。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对原语表达式进行认知解与语言重构, 受自身思维习惯和翻译目的的影响, 会对情景中的不同特征进行选择性的突显处理。杨、霍两译本具体突显情况, 见图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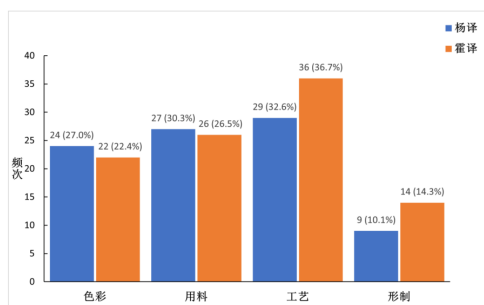


图3 突显维度杨、霍译本识解操作对比

(注: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两译本在详略度维度无显著差异, $P > 0.05$)

由上述数据可知, 杨、霍两译者在突显维度的选择无显著差异, 表现出趋同性: 在色彩、用料、工艺、形制四个属性维度中, 杨、霍两个译本整体均倾向于突显服饰用料和工艺。

例4: ……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的排穗褂子。(《红楼梦》52回)

杨译: ……a scarlet felt jacket embroidered with gold thread. Its slate-blue satin border was fringed with tassels.

霍译: ……a dark-red felt cape embellished with roundels of gold thread and coloured silk embroidery. Its slate-blue satin border was fringed with tassels.

“大红猩猩毡盘金彩绣石青妆缎沿边排穗褂”这一服饰文化词包含了色彩（大红、石青）、用料（猩猩毡、妆缎）、工艺（盘金彩绣）和形制（沿边、排穗）多重信息。杨采取“分句结构”，将其拆分为两句进行英译处理。一般而言，英语句子成分的重要性符合先重后轻的顺序，句首的主语或核心词具有天然的认知突显性。杨译本在第一句中，在第一句中将用料（scarlet felt）置于图形位置，在第二句中又将另一核心用料（satin border）转移到句首主语的重点位置，而工艺信息“盘金彩绣”（embroidered with gold thread）则被弱化为用料“scarlet felt”的后置修饰语置于认知背景中。这种句法安排将两处珍贵的服饰“用料”进行了突显，通过强调用料的珍贵，精准传达了贾宝玉作为贵族公子的尊贵地位。霍译本同样采取了分句处理，两译本在第二句的处理上完全一致，但在第一句对“工艺”

的突显处理上展现出不同的认知路径。霍译虽然同样将“工艺”置于后置修饰语位置，但通过增补了原文隐性的纹饰空间形态“roundels”（团花）以及色彩细节“coloured silk”，形成了一个复杂的长修饰短语，在视觉上形成了强大的信息聚焦，实现了对“工艺”细节的突显。

3.2.4 视角维度的对比分析

视角 (Perspective) 反映了译者与所描述事体之间的相对认知关系。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会根据自身的翻译立场而采取不同的翻译视角。两译本具体数据见图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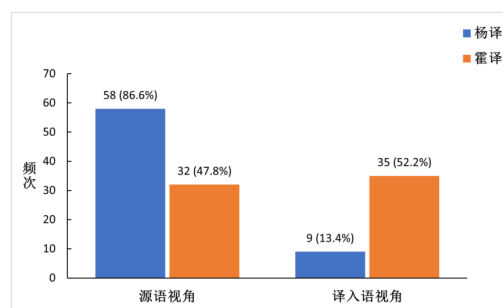


图4 视角维度杨、霍译本识解操作对比

(注: 卡方检验结果显示, 两译本在详略度维度存在极显著差异, $P < 0.001$)

由图4可以看出, 两译本在视角维度呈现出极显著差异: 杨译本以源语视角为主 (86.6%); 霍译本的视角选择则更为均衡且略偏向译入语视角。

例5: ……项上挂着长命锁、记名符, 另外有一块落草时衔下来的宝玉。(《红楼梦》8回)

杨译: ……From his neck hung a longevity locket, a talisman inscribed with his name, and the precious jade found in his mouth at the time of his birth.

霍译: ……from his neck hung a padlock-shaped amulet, a lucky charm, and the famous jade said to have been inside his mouth when he was born.

该句描写展现了贾宝玉日常佩戴的项饰。“长命锁”寄托了“长命百岁”的民间信仰; “记名符”则源于“寄名于神佛为弟子”的道教仪式。杨、霍两位译者在处理这些蕴含宗教文化的服饰文化词时, 展现出了截然相反的视角调节策略。杨译本从源语视角出发, 直译文化意象“长命” (longevity)、“记名” (talisman inscribed with his name), 保留了原文的宗教文化内涵, 要求目标语读者通过认知移情, 主动进入源语文化语境去理解饰物背后的深层精神寄托。与之相反, 霍译本则采取译入语视角, 西方读者由于缺乏相应的文化背景知识, 难以在认知上将“锁”与“延寿”建立起隐喻连通。因此, 霍将“长命锁”的概念功能

识解为纯粹的几何外形描述 (padlock-shaped), 并借助西方熟悉的宗教范畴 “amulet” 进行认知对齐; 同时用西方文化中泛用的 “lucky charm” 替代中国特有文化意象 “记名符”。

4 结语

在翻译过程中, 译者对原文识解方式的差异是造成译文表达多样性的内在动因。本研究从认知识解的四个维度对比分析了《红楼梦》中贾宝玉服饰文化词杨宪益、霍克斯译本的识解方式及英译策略。研究发现, 杨、霍两译本在服饰文化词的认知识解中表现出差异与共性。在聚焦与视角维度上, 两译本表现出显著分化: 杨译本十分尊重源语文本, 以源语视角为主导, 严谨对应原文背景范围, 追求原文服饰文化意象的准确传递, 是异化的体现; 反之, 霍译本则立足于译入语视角, 通过频繁的背景扩展与显化, 将源语文化概念重组为译入语语境下的视角意象, 是归化的典型。这种认知识解差异本质上是译者自身文化背景、翻译立场的差异。本研究将识解理论运用于服饰文化词的翻译研究, 拓展了认知翻译学的研究领域, 以期为中国服饰文化翻译研究提供参考。

参考文献:

- [1] Langacker, R.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 [2] Langacker, R.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I):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 [3] 曹雪芹, 高鹗. 红楼[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

[4] 曹雪芹著, 大卫·霍克思译. 红楼梦: 汉英对照[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2. (本文霍译本例句均引自该书).

[5] 曹雪芹, 高鹗著, 杨宪益, 戴乃迭译. 红楼梦汉英对照[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 1999. (本文杨译本例句均引自该书).

[6] 卢卫中. 论识解理论对翻译过程的解释力——以公示语翻译为例[J]. 外语教学, 2022,43(06):83-88.

[7] 沈炜艳. 从衣饰到神采[D].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09.

[8] 王寅. 认知语法概论[M].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9] 文旭, 肖开容. 认知翻译学[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9.

[10] 吴淑琼, 杨永霞. 认知识解视角下《红楼梦·葬花吟》不同译本的翻译策略对比研究[J]. 外国语文, 2020,36(05):119-126.

[11] 张松松, 胡晋阳. 认知语言学中的识解: 溯源、维度、影响及前景[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23,31(04): 23-28.

[12] 周汛, 高春明.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M]. 上海: 上海辞书出版社, 1996.

基金项目: 西南石油大学翻译研究中心资助项目 (TRC202410)。

作者简介: 阮先玉 (1974-), 女, 四川简阳人, 副教授,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英语语言学、翻译理论与实践。